

“发明四声”辨

陈平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有些学者对“发明四声”说法提出批评, 认为汉语的“四声”不是任何人所能发明创造的。然而“发明四声”又被语言学界许多学者所普遍接受并继续使用。这对矛盾是由“发明”的古今词义的不同造成的: “发明”在古汉语中是表“发现”义, 在现代则是表“创造”义。因而, 在古代“发明四声”说法是正确的, 现代学者继续使用“发明四声”则是由于仿古文写作和习惯用法的原因。

关键词: 发明四声; 发现; 创造; 古今异义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6-0041-05

一、争议焦点及原因

关于“四声”问题, 徐青说: “有些史学书常称他(沈约)‘发明’了汉语的四声, 提出了诗歌的‘四声八病’……‘发明’四声, 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应该说是‘辩明、辩定’才对。”^[1]王力指出: “相传南朝沈约发明了‘四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声调在古代汉语里是客观存在的, 不是由谁主观创造的。”^[2]

然而, “发明四声”在遭受批评的同时, 却又被许多学者使用, 很频繁地出现于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作品之中。陈寅恪^{[3]329}、罗根泽^{[4]171}、郭绍虞^{[5]221}、周祖谟^{[6]33}、高华平^[7]等学者也都在论著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着“发明四声”。

“四声”问题在较早的史书中就有记载。《南史·陆厥传》: “时(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谱, 为文皆用宫商, 将平上去入为四声。”^[8]又《沈约传》记载: “(约)又撰《四声谱》, ……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 ‘何谓四声?’ 舍曰: ‘“天子圣哲”是也’。”^{[9]1414}。从这两段史书记载中, 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点:

其一, “天子圣哲”谓之四声, 可见在这之前汉字就已经具备了声调的区别, 汉语声调是一个早已存在的语言现象。

其二, 声调这一语言现象虽早已存在, 但在当时尚未为一般人所认识到, 沈约等人只是作为先知者发现这一现象, 并创《四声谱》阐述之。

由此看来, 说四声或声调是沈约等人“创造”的, 确实不对, “因为声调是汉语的特点, 是历史的产物, 同时它也是一种客观事实, 是每一个说汉语的人说话时都具有的, 因此不能说汉语声调的特点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主观创造出来的。”^[10]只能说“四声”是作为一种既存现象被

收稿日期: 2007-12-25

作者简介: 陈平(1977-), 男, 福建宁德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语史

发现。王力等人的批评似乎成立，他们批评“发明四声”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发明四声”就等于说是说“创造四声”。

然而，说沈约等“发明四声”就是说沈约等“创造四声”吗？或许我们看了王力等批评者所说的“史学书”或所谓的“有人”的文章和“相传”的文章，就能很容易地判定他们是不是在表达“创造四声”的意思。但不巧的是，这些批评者都没注出他们所引用的“发明四声”^[1-2]的出处，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就某篇具体的文章作判定。然而就笔者所知道的批评者文章中提到“发明四声”的，从上下文可以推断所表达的均不是“创造四声”的意思，而是指“发现四声”。也就是说他们用“发明”表达的是“发现”义而不是“创造”义。这样看来，“发明四声”的使用者和批评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发明”词义的不同理解。

二、“发明”一词古今词义及发展过程

“发”为“阐明”义。《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11]《广雅疏证》注：“发，明也。”^{[12]409-410}《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3]16}杨伯峻注：“发，阐明。”^{[13]286}

“明”，“阐明”、“清楚”义。《玉篇·明部》：“明，审也发也。”^[14]《汉语大字典》：“明，明白；清楚。”^[15]《战国策·齐策一》：“此不叛寡人明矣，易为击之！”高诱注：“明，审。”^[16]《论语·颜渊》：“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13]125}杨伯峻注：“明，明白。”^{[13]254}

既然“发”与“明”在古代有相同的义项，均有“发现阐明”义，因而其组合词“发明”在古代是同义复合词。

《商颂·长发篇》：“玄王桓拨。”^[17]《广雅疏证》注：“韩诗‘拨’作‘发’，明也。下文云，‘明’，发也，是‘发’与‘明’同义。”^{[12]410-411}“发”、“明”同用，表示“启发、阐明”。《旧唐书·姚璈传》：“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亦无所发明。”^[18]《汉语大词典》释义：“发明，犹发现，看到或找到别人不知道的事物和规律。”^[19]曾巩《辞中书舍人状》：“师生相传为载籍，首吟诵寻译，以求其归，一有发明，皆为世教。”^[20]《古汉语大词典》释义：“发明，发现阐明。”^[21]

到现代，由于词义的转变，“发明”一词已不再表“发现阐明”义，而是变为“创造”义。《古今词义辨析词典》这样解释“发明”：“一、今义，动词，创造，指对新的事物或新的方法的创造；二、古义，a、发挥，创造性的阐发……现代汉语的发明指从无到有的创造，古汉语的发明是使原有的事物更加显著、完善等。”^[22]

由此可见，古汉语的“发明”本义是“发现阐明”，而且它在古代没有“创造”之义项。“创造”义是“发明”在现代汉语中的唯一义项。

三、词义仿变的原因及机制

“发明”在古代是“发现、阐明”义，在现代是“创造”义。因此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古代“沈约等发明四声”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所表达的是“沈约等发现、阐明四声”的意思。而在现代，许多学者仍然使用“发明四声”这一说法，即仍然用“发明四声”来表达“发现四声”义，则主要是由于仿古文写作和习惯用法的原因。

首先是在仿古文写作中。因为是模仿古文而写作，句式、语法和用词上都是接近古文的，词义的选择也大都沿用了古义。“发明”也不例外，虽然“发明”在现代汉语中是“创造”的意思，

但在这类文章中人们还是仿用它的“发现、阐明”之古义。

在《四声三问》中，陈寅恪说：“然则无论何代何人皆可以发明四声之说。何以其说之成立不后不先适值南齐永明之世……又适为周颙沈约之徒乎？”^{[3]329}陈寅恪说的“发明了四声”是“创造了四声”吗？不是的，因为他认为古代汉语是有声调的，“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3]328}

又周祖谟：“迨夫江有浩，始折中顾段两家，既而发明古人实有四声，特其所读者不尽与后人相同耳。”^{[6]33}周祖谟在这里也是使用“发明”的古义。

在这类文章中，“发明”不单和“四声”组合，“发明”也见于其他例子，如：“因欲后人研究《论语》者发明其中原理原则，特故立此门。”^[23]此句中的“发明”也明显不是“创造”之义，而是指“发现”。

其次是在习惯用法上。虽然在现代汉语里“发明”已是“创造”义，但由于“发明（发现）四声”似乎成了一个习惯的表达方式，后来的学者们仍沿用“发明四声”来表达“发现四声”意思，而没将它改为“发现四声”。

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以“四声的发明”作为章节标题，并说：“四声的发明，大概始于齐永明”^{[4]171}。接着他又说“文字上又借了转读佛经，发明了四声的区别”^{[4]173}、“四声的区别，虽至永明的时候才能发明，而文学之急切的求助声韵，则为时已久。”^{[4]178}联系上下文我们不难发现罗根泽所说的“四声的发明”指的是“四声的区别”的发现。

郭绍虞在《永明声病说》中认为“平上去入是当时新发明的四声问题”^{[5]221}。但他并不否认汉语的声调是古已有之，因为他说：“声调之分昔人早已见到，何况古代经师还有一字两读之例呢……只能说是受转读佛经的启发才完成这个文字学音韵学上的新发明。”^{[5]220}可见郭先生在这里也是将“发明”做“发现”义理解的。

在《中国文学史》第三编中，论及沈约、谢朓两位与永明体：“四声得以在这个时期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的作用。”^[24]此处作者就是将“四声的发现”和“四声的发明”做相同的意思来使用。

高华平在谈到四声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时认为：“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又曰：‘所谓声势者，谓韵所收之余势，若水之走闾尾也。’……汉字韵母声调上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变化，虽尚未被明确提出，或者说尚未正式发现，但离发现的时间已经不远了。”^[7]这里高华平理解的“四声的发明时间”就是四声的“发现的时间”。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同样是“发明四声”，有些学者持批评态度，而有些学者赞成并使用它，原因主要在于“发明”的古今意义的不同：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古代汉语里“发明”并无“创造”义，而主要是以“发现”义出现，因而，就是在现代，在特定的语境中人们还不时地以“发现”义来使用“发明”；在现代，“发明”的本义“发现”已经完全被“创造”义所取代，导致批评者误以为“发明四声”表达的就是“创造四声”的意思，而对此提出批评，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欠妥的。

另外，有两组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必须加以辨别：即“四声”和“四声理论”。二者是

不能等同的。“四声”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某人所能创造的；但“四声理论”是可以创造的，并因人而异，因此，我们不能说“创造四声”，但说“创造四声理论”是可以的。

例如，《南史·沈约传》记载：“（约）又撰《四声谱》。”^{[9][14]}这句话透露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沈约只是创写了关于“四声”的理论——《四声谱》，而非是创造了“四声”。“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但从记载来看，南北朝以前，有声调之实，而无声调之名。直到南齐的周颙、沈约才明确提出平上去入四声。”^[25]

四声被发现之前，古人用五音来区别声调，即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原是古音乐中的术语，但它是属于自然的声律，古人在用它来诵读时，“感到音乐声调的高低并不能与语言声调相同，才在‘宫商角徵羽’之外另创平上去入四声的”^[26]。可见，“四声”与“四声理论”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声调”的区别是沈约等人的“发现”，用“平上去入”来命名声调类并用理论阐述，则可以说是他们的“创造”。

参考文献

- [1] 徐青. 论沈约对诗律学的贡献[J]. 湖州师专学报, 1985, (4): 1-8.
- [2] 王力. 古代汉语: 4册[M]. 第3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1522.
- [3]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郭绍虞.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上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6] 周祖谟. 问学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7] 高华平. “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J]. 文学遗产, 2005, (5): 20-29.
- [8] [唐]李延寿. 南史: 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195.
- [9] [唐]李延寿. 南史: 第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唐作藩. 音韵学教程[M]. 3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5.
- [11] [西汉]司马迁. 史记: 第10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197.
- [12] [魏]张揖. 广雅疏证: 第3册[M]. [清]王念孙, 疏证. 新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3]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宋]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影印本.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3: 377.
- [15]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 第2卷[M].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87: 1492.
- [16] [西汉]刘向. 战国策: 第1册[M]. [东汉]高诱, 注. 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74.
- [17] 刘精盛. 诗经通释[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324.
- [18] [后晋]刘昫. 旧唐书: 第9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904.
- [19]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 第8卷[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1: 551.
- [20] [宋]曾巩. 曾巩散文全集[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140.
- [21] 王剑引, 王继如, 王培炜, 等. 古汉语大词典[M]. 梁建民, 虞万里, 周伟良, 改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577.
- [22] 王克仲, 孙秉德, 房聚棉. 古今词义辨析词典[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104.
- [23] 程树德. 论语集释: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5.
- [2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第2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122.

[25] 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 2版.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96.

[26] 启功. “八病”“四声”的新探索[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4): 85-89.

Analysis on “Invention of Four Tones”

CHEN 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Invention of four tones” was criticized by some scholars, because in their opinion, Chinese four tones can not be invented or created by anyone.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invention of four tones” is also universally accepted and continues to be used by many scholar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contradiction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invention”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then gives demonstration of the correctness of “invention of four tones” in specific context.

Key words: Invention of four tones; Discovery; Creation; Different meaning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编辑: 刘慧青)